



羌仔

流沙河題

危亮榮

羌仔

流沙河題

袁貴曾

李承霖书记

雅金

少數民族自治區主席

二〇〇三年国庆节

于成都市



▲ 苦中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1963年结婚纪念



手足之情，左起：►
危亮兴、危亮贵、
王治安、危亮富
与作者在一起。



▲ 西南农学院毕业纪念，前排左起第6人为作者。



◀作者的两个小格格——外孙女邹奕和唐朝妹



▲天伦之乐，与小孙女唐朝妹（中图）、大孙女邹奕在一起（下图）





▲ 贵州黄果树感受神奇大自然

◀ 60岁生日与爱妻重游
初恋地——遂宁广德寺。



▲ 云南滇池上气定神闲。



▲作者与爱妻及三个女儿在一起。

◀ 登泰山而小天下。



▲作者最爱的三个女儿：左起
大女儿危彩虹、幺女危岚岚、
二女儿危萍。



▼ 羌仔与他的爱妻在羌人
传统节日羌年初一合影。

书写，作者永远的乐趣。►



▲ 书写，作者永远的乐趣。

◀与心爱的二女儿危萍在一起。



▲ 在羌仔心中，笑对人生是他一直以来信奉的生活准则。

賀詒言卷之三

集出刊

多
少
如
此
不
可
以
即
乘
之
而
已

至
元
之
即
乘
之
而
已

某
杜
志
系
所
生
集
韵
回

高
峰

甲子年夏月
賀詒言



目录

序言	3
贺“羌仔”诗集出版	12
贺“羌仔”问世	13
作者名片	14
写在前面的话	15
序诗	17
一辑：漫漫人生路	18
二辑：浓浓故乡情	63
三辑：阵阵风雷激	104
四辑：泱泱中华锦	125
五辑：深深友谊情	142
后跋一：一首诗歌的记忆里	150
后跋二：山水人文	153



羌仔

流沙河題

目录

序言	3
贺“羌仔”诗集出版	12
贺“羌仔”问世	13
作者名片	14
写在前面的话	15
序诗	17
一辑：漫漫人生路	18
二辑：浓浓故乡情	63
三辑：阵阵风雷激	104
四辑：泱泱中华锦	125
五辑：深深友谊情	142
后跋一：一首诗歌的记忆里	150
后跋二：山水人文	153

一个老百姓的人生咏叹调

——《羌仔》序

马正平

青年诗人邹小非告诉我：他岳父——危亮荣老先生要出诗集，这颇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他所学的专业既不是中文系，艺术系，也不是文科的历史、哲学、经济、法律，而是理科的西南农大的农学系；而他所从事的专业不是艺术，不是文学、教育，而是农业部门、科技部门的行政部门，甚至还当过北川县的区长、局长，因此，我总是怀疑他也真有诗情？

其实，我错了。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每当我听到这句话时，在我心目中浮现出的总是屈原、李白、杜甫、陶潜、王维、东坡等……一连串伟大诗人的名字，或者涌现出的是唐诗、宋词、元曲那浩如烟海美仑美奂的诗作，或者理解为所有中国文学都是浸透了诗的意味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情趣，总之，这“诗的国度”里的诗，总是和封建士大夫的桂冠“诗人”们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当我读完危亮荣先生的诗集《羌子》之后，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诗的国度”的含义，在我看来，“诗的国度”这句话，除了上述理解以外，更是指一个民族以一种歌唱的态度来记录生活，品味生活、反思生活，理解生活，向往生活，不仅那些人们公认的有名的一流、二流、三流的诗人是如此，而且那些有或没有文化的普通百姓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危亮荣先生诗集《羌子》，是“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这句话不错的注释和个案。

其实，危亮荣先生本来应该成为专业诗人，因为他从小就富于一种天生的诗性的感知方式，具有一种诗人的言说方式。你听这些美丽的儿歌：

隔壁有个小杨沙 / 我们天天一起耍 / 她头顶扎个翘毛辫 / 我头上六个命搭搭 / 我头上插朵羊角花 / 她头上盖个红帕帕 / 每天“结婚”四五次 / 就是各回各的家 / 我们一起偷青梅 / 我们一起骑竹马 / 我们一同跳格格 / 我们一同放羊耍。（《童真》，1956）

同伴沿溪采野花 / 说说笑笑你我他 / 挽起裤脚水中站 / 双手捉住红尾巴。”（《孩趣》，1956）

在这里呈现给我们的是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情景，是那样纯洁，那样少小无猜，而这些都是通过作者细节的捕捉，形象描绘，通过醉人童趣的反复渲染，铺陈咏叹这些诗艺技法来实现的。但是，他最后没有从事他喜爱的文学、诗歌，甚至告别了

它们：

远离家门上中专 / 人生转折农技站 / 以农为国为夙愿 / 肥料种子去攻关。（《上中专》，1956）

只是因为要改变羌寨的落后面貌，他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文学而改学了农学，进行了一次痛苦而伟大的“人生转折”，这也记录了当时许多热血青年的共同心声和命运。

但是，当他满怀激情进入农专学习的时候，学术被政治所“强奸”了。在中专的课堂上“米、李学说大量灌，基因理论受批判。”（《上中专》）为了学到更多的农学知识去建设羌寨家乡，当“大跃进”的号角吹响时，他进入了西南农大学习。但是，这里的情形更糟，他亲眼目睹到的是：“崇拜之师插白旗，红专辩论太稀奇。平庸之辈当先进，饱学之士成‘疮痍’”（《白旗》）。而且，由于政治的狂热，整个社会愚昧了，发疯了：

十亩秧子移一田 / 百盏电灯作光源 / 横来顺去道道少 / 通风透光受阻难 / 万斤卫星吹上天 / 留下一片烂泥田。（《放“卫星”》，1959）

垒炉砸锅炼钢铁 / 为的超英赶美国 / 男女老少齐上阵 / 种田妇幼和老伯 / 学生听课忙材禾 / 劳动锻炼是作业 / 三面红旗高高举 / 阶级都真火样热。（《大炼钢铁》，1959）

这里，诗人用笔记录下了极左路线的社会丑态，也实现了对社会的谴责与批判。这种做诗的